

# 在水之岸，倾听苏区振兴跬音

赣南之西，有犹江滔滔而来汇入赣江。沿犹江逆流而上，便抵达犹江上游——以水润泽的千年古镇营前。

我不知道别处的河流如何命名，而营前境内的河叫“云水”，以“水”来修饰河，足见云水河像白云一样清澈、丰沛。在水一方，上犹西部区域的平富、永前、五指峰等乡镇以及相邻的双溪、寺下等地群众也常以“营前人”自称。

“营前老表舍舍(人人)都有两下子!”营前人说着地道的客家话，袒露出无所畏惧、英勇豪迈的性格——这性格，不论是国内革命斗争时期为民族解放，还是和平时代为家乡发展，都有着不俗的呈现。初夏时节，我沿着云水河，行走乡村，倾听苏区振兴跬音，沉醉于一幅幅徐徐展开的乡村新景。

在营前镇象牙村社官坪，一栋栋砖混结构的楼房整齐有序地排列。几个老人坐在祠堂门前，悠然自得地聊天。祠堂前偌大的停车坪上停放着几部挂着各地牌照的车辆，一些游客沿着游步道边走边看，“啧啧”不已。

我站在社官坪民居一侧，注目那些再现毛泽东到营前、营前暴动、苏区儿女参加红军等场景的巨幅墙绘，不禁思绪万千……

1929年1月17日，春节临近，冰天雪地，国民党大军逼近井冈山根据地。为打破敌人“进剿”，毛泽东、朱德、陈毅带领一支穿着草鞋的队伍从井冈山下来，翻过层层叠叠的大山来到营前。毛泽东、朱德住象牙村陈屋，是夜，点着煤油灯召开营前地区党的负责人会议，为当地开展革命斗争活动指明方向。

为了革命事业，社官坪14名热血青年踏上革命道路，有的牺牲在反“围剿”战斗中，有的牺牲在长征路上……

从社官坪走出的战士牺牲在革命的征途上，而“苏区振兴”给当地带来的幸福图景也足可告慰他们的英灵。

“以前，我们走的是泥泞路，住的是土坯房，沟上流的是臭水，穿的是烂衣裳。”我的三姑幼时嫁到社官坪，在这里几乎生活了一辈子，历经新旧两个社会，不久前以86岁高龄在新房里安然过世。她生前常常和我说起在社官坪生活的艰辛，她没料到，党和国家关心老区人民，给社官坪带来巨大的变化。

民居边上，是连片的蔬菜大棚。棚内，瓜果飘香，30多名菜农在忙碌着采摘时令蔬菜，通过扎捆、装箱，再销往赣州、广州等地。棚外，“营前富硒蔬菜基地”几个字立在地上，旁边配备了一些瓜果蔬菜的造型，络绎不绝的游人来基地采摘、拍照，一度成为打卡“网红”地。

社官坪池塘上的荷叶田田，微风过处，我陶醉于处处弥漫的阵阵清香之中。

营前——“军营的前面”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千余年来，不论朝野怎样更迭，民众贫穷落后的状况并没有多大的改变。而社官坪的改变，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。

1932年4月，彭德怀、滕代远率领红军西路军(红三军团)抵达营前地区后，彭德怀总司令带领红军战士和苏区干部群众一道奋斗20多天，开挖了一条约宽1米、长5华里的渠道，彻底解决了蛛岭村一千多亩田地“十年九旱”的问题，群众不愿要的农田也顺利地分配下去，很快种上了水稻，当年获得丰收。

鱼离不开水，水也不能没有鱼，清凌凌的红军渠见证着苏区军民鱼水情。红军为民修水渠，充满血性的客家人把最后一口粮当军粮、把最后一块布做军装，许多村庄出现“送子参军”“送郎参军”“兄弟争相参军”的感人场面。

2012年国家层面出台了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后，村里一些群众在圩镇买房安家，他们农忙回村下田，闲余进厂务工，既是农民，也当工人。

赖宝龙一家4人，住在偏远的高庄组。2018年，他按政策享受补助8万元，到圩上购房居住。新房宽敞明亮，妻子在街上务工，孩子上学不再难……他难掩内心喜悦，常常拿买房说话：“就像在梦里一样，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!”

曾经，高庄组的黄福霞也不敢想住新房的事。“高屋”屋不高，他家住在低矮破旧的土坯房里，因年老体弱，只能编织竹椅换钱谋生，爱人钟小妹(化名)因病无法站立，只能半蹲着借助小板凳移步，生活极其困窘。在政策帮扶下，他家在圩上幸福新村买了一套房，没过多久，钟小妹竟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，每每营前圩日，她就起早去街上摆卖竹椅、蔬菜、鸡鸭……摆脱了贫困，他们的心里说不出有多么的开心。

苏区振兴发展的这些年来，营前街道纵横延伸，贸易日渐红火。夜幕初上，越来越多的群众聚集文化广场跳起了柔美的舞蹈，或在门球场里打球健身……蛛岭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常常组织文宣队深入居民小区、幸福新村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，为群众送上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。何益平从村委会退休后，成了村文宣队的当家人，他呵呵笑着：“以前，大家谋生都难，哪有心情唱歌跳舞啊。现在日子好过了，大家搞起文艺活动来，都浑身带着劲头。”

风云激荡。“我跟红军走”，苏区儿女拍着胸膛，踏上革命斗争道路，抛头颅、洒热血。不久前，赣州市委统战部(民宗局)组织在全市巡演舞台剧《我跟红军走》，讲述了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在营前地区驻扎时的感人故事。在平富乡演出时，横坑村蓝大爷激动地说：“《我跟红军走》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横坑畲族村，我小时候就听老人们说过。”

横坑因一条长约3公里的坑成名，一条小溪沿“坑”向西缓缓流出入云水河。2012年，我在横坑村驻村，当时村里校舍破烂，道路坑洼，大部分青年人外出务工，倚着土坯房张望的老人眼神迟钝，心绪茫然。当年6月，“若干意见”如激越的春风吹来，唤醒了沉寂的山村。短短几年，拓宽路道、改建学校、拆旧房建新居、挖掘畲族文化……一项项富民工程让畲族村换了新颜。

后来，我离开平富，远离横坑，而横坑始终是心里记着的一个地方。这个夏日，趁着空闲，我驱车来到横坑，经过村牌坊大门，入得村来，只见原先3米宽的村道已经成为双车道，数十亩荷花铺开，荷叶圆圆，花苞含羞绽放。沿着荷田，建设了观光步道，一些游人在休闲、赏花。龙虾基地上，不少人在垂钓。一栋栋民居墙上，画着灵动的凤凰，作势欲飞。“大夫第”成为畲族文化、乡村振兴展馆，“古韵畲村，风情横坑”的墙绘格外引人注目……

随处走走、看看之后，我迈进了原村委会主任、已经70多岁的蓝显炳的家。他热情地招呼我坐下，给我沏上自家种植、他亲手制作的横坑手工茶。品茗、闲聊，袅袅茶香之间，他告诉我，大家的腰包鼓了起来，有的老家盖了新房后又在县城买房，他自己新开辟了2亩茶园，每年种些西瓜……“你离开平富十年，十年的光景，横坑完完全全换了个模样。”

无数先烈的牺牲换来新中国成立，然而因穷根太深，赣南等原中央苏区的发展一直缓慢。党和国家领导人念念不忘苏区人民为民族解放作出的巨大牺牲，2012年6月出台《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，给“原中央苏区”注入了强劲的动力。

2012年到2022年，十年振兴路上，在教育、法治等部门支持下，上犹——“西河革命斗争领导指挥中心”营前有了质的飞跃。而今，环城路接通云水桥，防洪堤变身游步道；校园如花园，书声琅琅；国道穿境而过，车辆不息，圩镇交易辐射湘赣两省四县，财源接通四面八方……

在水一方，从1932年到2022年，红军渠承载和见证着党员干部的初心使命，如源头活水，仍然清亮欢畅。苏区振兴步伐铿锵，振兴跬音与客家儿女朗朗的笑声，交织成一个个跳动的音符，悠悠传远……

## 涅槃的香樟

□范剑鸣

古树新村，是时下乡村旅游最普遍的景观。香樟，是江西的省树，遍布南方山河大地。在一些城镇，我时常在一条新修的水泥路、柏油路上，能突然看到一棵香樟骄傲地站在公路中间，接受人们对树木的尊重，而香樟也乐于以各种站姿见证客家村落的变迁。

几年前，我在叶坪有名的红军村华屋，看到一棵自然枯萎的香樟居然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获得了再生。

华屋，为人们所熟悉的，其实是松树，特别是那挂着烈士名字的十七棵松，人们称之为信念树。由于工作的缘故，我经常去住这个村子，但从没有关注村子里的香樟树。有一次，我似乎注意到有一棵香樟倒下了，横躺在去往山的路上，但我没有多想，我热衷探访的是那十七棵松。

谁知道呢，一棵香樟的命运，会意外跟十七棵松扭合到一起。

这棵香樟十年前还好好地活着，不为人注意。它静立在通往蛤蟆岭的路边，高大，英俊。那一年，从北京来了一群人，来探访村子里成片的土屋，和土屋里的困窘。乡亲们把北京的客人带到了蛤蟆岭，看山上的松树，听先辈的故事——1934年，中央红军战略转移，踏上漫漫长征路，华屋有十七个青年参加了红军，参军前每个人到后山上种下了一棵松树，从此再没有回来。

两年后，村子里建起了六十多栋别墅。进村的路成了柏油路，保留的土屋成为模本，人们好奇地参观和对比。新修的祠堂前铺着地砖，不时有大巴和小车进村来，带来全国各地的口音。他们探村子的往事，穿起红军服，经过香樟树，来到松树林，向一座烈士纪念馆鞠躬。

村子里的人也渐渐变了。村前的土地上铺展无际的白色大棚，池塘边搭起了钓鱼台。商品蔬菜和时令瓜果，随着乡亲从大棚里涌出来。“十七松”注册成蜂蜜的商标，变成网页的二维码。村民

空余的新房成了临时客舍，在统一安排下迎来外地的游客。村子就这么热闹着，变化着，香樟树当然为之欣喜。

不料有一天，这棵高大的香樟树失去生机，乡亲们看到它枝叶枯萎，不知道是受了雷击，还是身心苍老，毕竟已有上千年历史。人们只能叹息，看着香樟接受无奈的命运。直到它终于倒下，而且被连根拔起。

在南方的村落里，一棵香樟的离去，要有严格的手续。当它走完程序，受到的关注度反倒高了起来。香樟的木质好，市场自然看好。高大的枝干，硕大的根系，是做茶几的好原料，最可能的去处是雕刻作坊。开始有客商前来洽谈。这时，乡长朱胜江注意到这棵老去的香樟，也开始打它的主意。他不想让这棵香樟彻底消失，就跟乡亲们提了个建议，可否就地做成庞大的根雕，把村子的风景移到木头中。

大家觉得这主意不错，2020年，果然请来了艺术家。一番交流沟通，艺术家准备将其精雕成一座红色历史大型根雕。据说，村子里请来的创作团队，是学校的老师及一帮年轻的学生，围绕着这根庞大的树根，他们忙碌了一年多。竣工之后，我受邀前往参观。当我打量这座栩栩如生的根雕，不由大吃一惊。在村史馆里，在宣传作品中，在干部和乡亲们口中，我对这个村子的历史当然无比熟悉。谁知道呢，这些熟悉的历史居然长在了香樟的树根上，仿佛原本就在、一直就在，突然被“连根拔起”，变成了视觉艺术，这不能不说是新鲜的创意。

后来，根雕外围建了一座亭子，亭子上高悬匾额，写着“十七棵松”四个金色大字。就这样，一棵即将消亡的香樟转眼变成了“松树”，成为新的网红打卡点。我静静地站在亭子前，看着蛤蟆岭那片松树林，想起乡亲们关于烈士的传说，觉得香樟也像烈士的化身，更像村庄的化身。

一棵香樟树，远比松树的寿命更长。它站在村子里看啊看啊，特别是近十年的事情，它看出了历史与现实的精华部分。以前，它是从不声张的树。现在，它变成了不断诉说的树，诉说得有理有据，跟所有进村的人无声交流。

香樟的气息还在，村庄的气息还在，时代的气息还在。在清漆的保护之下，它重新生长，把根须长成了不朽的枝叶，把根须长成了能言的舌头。它替乡亲们诉说村庄的历史。知有来处，方能行远。一座大根雕，浓缩了一座村庄的变迁。循着根雕，我再次重温村庄的历史。

根雕上一共有八十一人，寓意是八一建军节。最早决定八月一日为建军节的，就是在瑞金召开的“二苏大会”上。从南昌起义部队经过瑞金，到瑞金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故都，无数客家人即走上革命道路，其中就有华屋的十七个青年。“十七棵松”是村庄的灵魂，自然也是根雕的核心。看吧，十七位红军跟三十余位老弱妇孺告别，根雕定格了历史的瞬间。

一边是催人泪下的送别场景，一边是如今欣欣向荣的新村气象，形成有意思的对照。一对新人来到烈士亭前祭拜，新郎右手高举，握拳宣誓，父母和好友在身后聆听。一群红领巾在老师的带领下走进烈士林，几名少先队员肃立树下，高举右手行队礼。别具一格的婚礼，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，让根雕前驻足的少先队员、党员突然看到了自己，让红军村突然看到了自己。根雕与红军村，成为互相观看的镜子。朱胜江说，根雕的本意是“寻根”。在他看来，新村与古树有冥冥中的因缘。

我当然知道，这座根雕所寄寓的情怀，就是朱胜江和他的同事们一直以来奋斗的动力。根雕落成之后，叶坪获得了“全国脱贫攻坚楷模”荣誉称号，朱胜江前往北京参加了颁奖仪式。

能把内心见证的一切变成不朽的艺术，是一种幸福。



古村新貌

管育华 作

## 小密花乡在等你

□王先桃

一幅花香的经卷，美艳含情。这样的相遇，你会记住她的名字，花乡，小密。时光点燃了乡村振兴发展的激情，六月的小密，大棚里盛开着艳丽的花朵，蔬菜园里勃发着盎然生机，看不完的花卉，走不完的绿径，生态农业自然成景的圆满，指尖一碰，就戳到了这片小镇。

翻开流光溢彩的小镇目录——田园景观，步步成景，万茶城、美食村、生态休闲观光、花卉景观长廊、丰源杜鹃博览园、冷杉花海影视基地、花卉知识科普中心、农家果蔬采摘园……这些足够把花乡的生活画卷，徐徐展开。

满园春色，开出了花乡的秘密，会昌这个拥有国家4A级旅游景区的花乡小镇，仅用了十年的时间，就美得让你无法想象。村人都说，绿色生态，是小密的底蕴和背景。杜鹃园、桔柚园、葡萄园、脐橙园、蔬菜瓜果园，成了小密最个性的名片。

在乡村振兴的舞台上，小密花乡追寻着“一路风光、一带产业”的空间布局，密切产业融合的发展思路，“以花为媒”，以产业为依托，推动来自体内的潮汐，在反反复复的碰撞中，大珠小珠落玉盘。一颗颗创业新星，在此安营扎

寨，风景这边独好，南来北往的游客，相约小镇，一见钟情。

农创，文创，众创，在这里薪火相传。小密花乡与周边，与金三角，甚至是与全国各地的对接，有声有色，天衣无缝。一群活泼跳跃的年轻励志者，坚定着自己的理想和信念，用花香，用文化，用信仰，用执着接通了小镇的丝路花语，造就了花乡的涅槃与飞升。

天空永远记得，花乡盛开的场面。在春天，倘若你漫步在十里观景大道上，金灿灿的花海，一定盖不住初吻的阳光，就连心都会忍不住奔跑歌唱。杜鹃博览园，几百种的杜鹃花，更是盛开得不成样子，一枝一枝地开，一树一树地开，心惊动魄地开，云蒸霞蔚，繁花似锦。秋天，分不清名字的小菊花争先进场，红的似火，粉的醉人，黄的赛金，白的如雪，朵朵盛开，却也点燃了万物生存的欲望。到了冬日，更是漫山遍野，金色涌动，橙香弥漫。

徜徉小镇，倾听叠满的花香笑语，品一品来自久违乡愁的滋味，尝一尝富硒土壤上的水果的酸甜，特别是农家蔬菜的味道。采一束将开未开的鲜花，摘一篮清香扑鼻的桔柚，带一筐新鲜的贝贝

小南瓜，甚至连同桔柚园里那个老板的爱情故事，一起收入囊中，踏上归程，让你不枉此行。

猪婆岭的风里，隐约飘着飘逸。贡江的水，为植物埋下了伏笔。小密，这片曾经沉寂，曾经贫瘠的土地，正借着时代潮流发展的契机，一次次磨砺，一次次蝶变，一次次涅槃。

有人说，一朵花盛开，是幸福的事；一树花盛开，是隆重的事；一个镇子的花开，是最浪漫的事，而小密的绿色生态和花开，就像从春天里漫出的诗行。

在半遂村，在桔柚园，在果园，甚至在村党支部书记的脸上，都洋溢着一个个村落繁荣发展的细节——从半遂村山后那片废弃的旧矿历史，到很多年前的农业学大寨；从村民四处奔波的贫穷到返乡创业致富；从农村土地的流转，到富硒蔬菜水果的发展；从果园中，到杨同发的桔柚为什么那么甜。甚至，还有果园里一波三折的爱情故事……

我在这里，在会昌，在小密，在花乡，述说遇见的美好，和那些蓬勃发展的秘密，伴随花香，伴随快乐，留下不一样的记忆。

天青色等烟雨，小密花乡等你。